

第一章 緒 論

前 言

林耀德（1962-1996），在他短暫的三十四年人生裡，文學創作生涯卻佔了近二十年，是屬於相當早慧的作者。他的創作，包括散文、詩、小說、評論、訪談、劇本等；範圍之廣、題材之多元，駕馭文字之專擅，實令人詫異。他勇於突破舊有範疇，建立文壇新文學意識；作品除了透露他對人類生存環境熾烈的愛戀之外，對各種學科的求知欲與理解能力的強有力展現，也是林耀德的強烈企圖之所在。他的開創性精神，豐碩的創作成果，足以給後世帶來相當的啓發。百家爭鳴的八〇年代，台灣的文學有了詭譎的變革風暴。因應時代社會變遷，「新世代作家」崛起，林耀德即爲此一思潮中具有影響性及重要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新的知識、語言及技巧，反映時代多重面貌。

台灣是一個新生的都市之島，隨著科技不斷進步，大部份人的故鄉都已是都市。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都市是新一代人的「家鄉」及「田園」，傳統的符號意念已改變。弔詭的是面對自己一輩子成長的都市，人們仍逃避式的利用空暇片段，眷戀田園山水，以求撫慰。這種不能面對都市取代田園的心態，對於哺育人們成長的都市是不公平的。林耀德以坦誠的心接受都市，把身爲都市人的心態，及以都市爲家鄉田園的認知，企圖以此種思想理論模式呈現文學，視創構出新「都市文學」爲己任。他接受生命中必然面對的現實，都市的優與劣、創造與毀滅，都能以客觀冷峻的筆調去描繪。在毀滅與重生的冶鑄歷程，林耀德雖來不及目睹，但其根基卻已深植，有待後人探討論述。

第一節 林耀德現象的探索者

前人關於林耀德的研究，除了單篇論文及林耀德逝後相關發表詩文外，¹尚有兩本碩士論文發表，²以及鄭明娟、楊宗翰兩位學者蒐集林耀德的散佚文章，集結成《林耀德佚文選》，共五大卷。³單篇論文研究成果尚豐，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向：

一、林耀德新世代理論架構的討論

如王浩威：〈重組的星空！重組的星空？〉、〈偉大的獸——林耀德文學理論的建構〉⁴，針對林耀德所提出之文學理論辯駁，指出其理論基礎薄弱，僅以後現代為文學反霸武器。認為林耀德背叛文學及歷史，其建構手法是為現代主義而非後現代；而劉紀蕙在〈林耀德與台灣文學的後現代轉向〉⁵中則針對王浩威的理論加以糾正，指出林耀德與前代作家畫出界線，是欲進行文學史「尋根」企圖，將之視為台灣文學史上的後現代轉折。⁶又如楊宗翰：〈在人群之中——波特萊爾、林耀德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⁷王文仁：〈林耀德與「新世代」理論

¹ 有關評論林耀德的單篇論文及逝後相關發表詩文，詳如參考書目所示。

² 包括：(1) 翁燕玲：《林耀德研究——現代性的追索》(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06月)。

(2) 王文仁：《光與火——林耀德詩論》(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05月)。

³ 楊宗翰主編：《林耀德佚文選》，共五冊。《新世代星空——林耀德佚文選 I》、《邊界旅店——林耀德佚文選 II》、《黑鍵與白鍵——林耀德佚文選 III》、《將軍的版圖——林耀德佚文選 IV》、《地獄的佈道者——林耀德佚文選 V》(台北：華文網，2001年12月)。

⁴ 王浩威：〈偉大的獸——林耀德文學理論的建構〉，《聯合文學》(第12卷第5期，1996年03月)。

王浩威：〈重組的星空！重組的星空？〉，《林耀德與新世代作家文學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06月)，頁297-360。

⁵ 劉紀蕙：〈林耀德與台灣文學的後現代轉向〉，《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2000年05月)。

⁶ 文中論及：「林耀德的後現代是要脫離八〇年代壟斷詩壇的體制，企圖銜接上海三〇年代新感覺派作家、台灣日據時代現代主義作家、台灣五、六〇年代現代派、台灣超寫實主義，以迄於台灣八〇年代他自己所提倡的『新世代』與都市文學。」

⁷ 楊宗翰：〈在人群之中——波特萊爾、林耀德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智慧的天堂：第一屆

的建構)、⁸〈林耀德與文學史重探〉等，論述範圍大多以林耀德與後現代的淵源為點，加以探林耀德的現代/後現代性，評論其都市文學理論架構。

從上述的研究可歸結出，在論述林耀德新世代理論架構方面，以劉紀蕙為代表，提出了台灣文學從八〇到九〇年代後現代轉折的本土意義與歷史脈絡，林耀德所引發的現象意義。劉紀蕙指出：林耀德除了豐碩創作外，在擔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秘書長期間（1989~1996），主辦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主題廣泛多元，⁹帶動了一系列重新思考當代台灣文學並付諸理論化的論述，掀起了一波台灣「新世代文學」風潮。由於林耀德大力引進「後現代主義」，大多數學者皆以林耀德為例，來說明後現代文學特性，但林耀德的企圖是僅止於介紹「後現代主義」嗎？劉紀蕙強調：「探討本地作家借用移植西方模式或是依戀中國符號，可以讓我們深入討論這些所謂的『外來』元素如何宣洩本土文化內被壓抑的慾望衝突，並且重新詮釋所謂『本土經驗』與『台灣意識』」。¹⁰這個論點對於林耀德的後現代計畫提出了更宏觀且精闢的寬廣面向。由林耀德自謂：「『後現代主義』一詞即是無以名之的（諸）事物，無論有多大的發展空間，終究是一個過渡性的思潮」。¹¹亦可互為映證。既是「過渡性的思潮」，從何過渡？如何過渡？過渡何處？便成了尚待解決的問題點。解決了過渡的問題，對於林耀德新世代文學史的建構也才能有筋骨架全的概貌。依劉紀蕙說法：林耀德的「後現代計畫」是要鬆動掌控台灣詩壇數十年的三大詩派的體制，同時卻有重寫文學史的野心。¹²這樣的論點，的確值得後繼研究者加以鑽研闡述，再提出更完整詮釋角度。

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得獎專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年）。

⁸ 王文仁：〈林耀德與「新世代」理論的建構〉，《第八屆南區五校中國文學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2000年04月）；〈林耀德與文學史重探〉（《乾坤》第20期，2001年10月）。

⁹ 包括八〇年代「台灣文學」（1990年）、當代台灣通俗文學（1991年）、當代台灣女性文學（1992年）、當代台灣政治文學（1993年）、當代台灣都市文學（1994年）、洛夫專題研討會（1995年）、羅門專題研討會（1995年）、當代台灣情色文學（1996年）。

¹⁰ 劉紀蕙：〈林耀德與台灣文學的後現代轉向〉，《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2000年05月）。

¹¹ 林耀德：〈羅門 vs. 後現代〉，《世紀末現代詩論集》（台北：羚傑，1995年），頁111。

¹² 林耀德與張錯的對談中，就直接指出「笠」、「藍星」、「創世紀」三大詩派控制文學獎的評審，「數十年來左右詩壇」，鬥爭劇烈，使得成長中的中生代若無法接受老一代的保護，便可能「遭受『整頓』、『封殺』、『除名』」他認為雖然三大詩派皆由反抗當時的政治禁忌或是社會制度而起，但是卻也皆由「革命」志士而一躍成為「暴君」。參見《國文天地》（第四卷第三期，1988年08月），頁33。

二、林耀德詩作的討論

早慧的林耀德著詩、散文並行，由十五、六歲（1977年）起即初試啼聲；詩作豐碩，主題深沉，不少研究者著力於此。如白靈：〈停駐在地上的星星——林耀德詩路新探〉，評論早期林耀德詩風是「極端的」，始終有四大主題——星球、戰爭、都市、性，四者交相作戰，指出「主題間的相互滲透法」是林耀德詩作結構上的最大特色。¹³又如許悔之：〈熵的消耗——關於林耀德的《都市終端機》和其他〉中指出，林耀德的作品總令人感覺到強大的企圖與抱負在流動，充滿後現代分散式情感自由流動意涵。¹⁴而向陽在〈戰爭·和平·蝕——讀林耀德詩輯《人類家族遊戲》〉則提出，林耀德以後現代技法，多元相對表現人類歷史正反相逼的矛盾與糾結，冷酷寒澈，異於五、六〇年代及七、八〇年代各偏所是之詩風。¹⁵其他如張漢良在〈四度空間詩人與詩評家〉中論述，林耀德的後設文字處處在顛覆寫實的企圖。¹⁶凌雲夢（鄭明嫻）在〈詭異的銀碗〉中則提出，林耀德的詩想運作每每構成詩的焦點，格局龐大，結構嚴謹。¹⁷而僅有的林耀德詩論碩士論文，以林耀德的詩與詩論為探索對象，意圖顯現出林耀德詩創作的宏圖偉構。並以林耀德的視野重論台灣都市文學的發展，規模其「後都市詩學」的理論，以為分析其詩作的根據。¹⁸

在上述的研究中可歸結出，林耀德的詩作是以後現代技法，表現人類歷史多元的矛盾與糾結。¹⁹林耀德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備受冷落忽視，也導致他對於

¹³ 白靈：〈停駐在地上的星星——林耀德詩路新探〉，《都市終端機》，（台北：書林，1988年06月）。

¹⁴ 許悔之：〈熵的消耗——關於林耀德的《都市終端機》和其他〉，《都市終端機》（台北：書林，1988年01月）。

¹⁵ 向陽：〈戰爭·和平·蝕——讀林耀德詩輯《人類家族遊戲》〉，《你不瞭解我的哀愁是怎樣一回事》（台北：光復，1988年04月）。

¹⁶ 張漢良：〈四度空間詩人與詩評家〉，《你不瞭解我的哀愁是怎樣一回事》（台北：光復，1988年04月）。

¹⁷ 凌雲夢（鄭明嫻）：〈詭異的銀碗〉，《都市終端機》（台北：書林，1988年01月）。

¹⁸ 王文仁：《光與火——林耀德詩論》（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05月）。

¹⁹ 凌雲夢（鄭明嫻）評論林耀德第一本詩集《銀碗盛雪》時，便已指出林耀德詩作所具有的「後現代主義風格」，顯現了「後工業社會作家的特質」。參見：〈詭異的銀碗——林耀德詩作初探〉，林耀德：《銀碗盛雪》（台北：洪範，1987年01月），頁88。

詩社壟斷詩壇的現象深痛惡絕。²⁰他日後所使用的「後現代」或是「新世代」、「當代」，對他來說，都是要與前行代詩壇傳統宣稱斷裂的手段。正如早期的林耀德是極端的，冷靜曲折的思考方式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令人容易被他詭譎的文字所眩惑，只能接受或是丟棄。這樣冷絕的書寫方式，令人直指其後現代文化的作品，情感已非個人所獨有，而是一種大眾的大愛蔓延，這一切，是林耀德為其後期轉折的鋪路。劉紀蕙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林耀德企圖銜接「現代」——銜接六〇年代現代派紀弦、林亨泰，再上溯銜接三〇年代新感覺派大師施蛰存，再上溯銜接法國前現代詩人波特萊爾、韓鮑、馬拉美。²¹這樣觀點的脈絡是否合宜，可待在後文中探討。可以確定的是，林耀德的思慮之深沉，書寫計畫之龐大周延，在在都是企圖替台灣八〇年代，他自己所提倡的「新世代」與都市文學尋找正規且合理的身世。這樣深層意識的鋪延，都是林耀德為了要鋪陳他自己的台灣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個緊密相扣的環節。

三、林耀德小說的討論

林耀德共著有四本短篇小說集及四本長篇小說。²²評論林耀德小說著述部分收錄於林水福主編之《林耀德與新世代作家文學論》，²³例如陳裕盛〈晚近科幻小說的冷酷異境——遊走於權力稜線的《時間龍》〉，劉紀蕙的〈時間龍與後現代暴力書寫的問題〉，²⁴指出林耀德小說意象有諸多詮釋，從文學史詮釋權

²⁰ 林耀德一九八五年之前的詩作都不被各詩刊所接受，參見白靈：〈停駐在地上的星星——林耀德詩路新探〉，《都市終端機》（台北：書林，1988年1月）。

²¹ 林耀德訪問林亨泰，指出林亨泰與紀弦同時「開啓戰後台灣現代詩發展序幕」，而林亨泰其實是「現代派」背後「冷靜睿智的理論家」。參見林耀德：〈台灣的「前現代派」與「現代派」——與林亨泰對話〉，《觀念對話》（台北：漢光，1989年08月），頁88。林耀德於一九九〇年與鄭明嫻赴上海，訪問現代派小說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施蛰存。參見林耀德、鄭明嫻：〈與新感覺派大師施蛰存對談〉（《聯合文學》，第6卷第9期，1991年07月）。此外，林耀德曾經先後以法國象徵派詩人為題寫詩，例如《一九九〇》中的〈馬拉美〉、〈韓鮑〉、〈阿波利奈〉以及《不要驚動不要喚醒我所親愛》中的〈軍火商人韓鮑〉。林耀德對於這些象徵詩人的興趣，說明了他的詩作中的某些象徵傾向的特質。參見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2000年05月），頁385。

²² 參見本論文參考書目，林耀德作品部份。

²³ 林水福編：《林耀德與新世代作家文學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06月）。

²⁴ 劉紀蕙：〈時間龍與後現代暴力書寫的問題〉，《孤兒·女神·負面書寫》（台北：立緒，2000

的權利爭奪來賦予林耀德在台灣文壇一個另具意義的位置。

又如其小說名著《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評論成果更是豐碩。²⁵多側重在林耀德重建原住民神話視角、主體性、集體潛意識意圖，倒敘、插敘、拼貼、蒙太奇，展演前後四百年（甚至萬年）的歷史時空。²⁶或如曾麗玲所提出：林企圖再建泰雅神話、聯屬、與歷史的重新想像－藉由泰雅祭典、儀式的細節重現／重建其宗教、神話、宇宙觀的聯屬，使遭歷史、政治、文化霸權壓抑、消音的「原」傳統重現，而有重新聯屬（reaffiliation）－即再神話化的可能。²⁷

總結上述研究者評論方向，可知大體林耀德小說的評論者多在詮釋林的呈現意涵，或者論述其後現代性或語言符號的表徵。例如劉紀蕙針對《時間龍》指出，其中除了台海兩岸的政治鬥爭血腥場景，也看到了林耀德所檢討的台灣文學論爭之中的政治現象以及暴力性格，世代交替之間的路線派系之爭以及其中牽涉的言論暴力血腥。²⁸鄭恆雄指出台灣史小說提供作者和讀者思考台灣歷史，重新認識台灣的機會。而對林耀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中的歷史神話符號系統有詳盡詮釋。²⁹

四、林耀德散文的討論

林耀德的散文著作共有三本，分別是《一座城市的身世》、《迷宮零件》、《鋼鐵蝴蝶》，³⁰較其整體創作份量而言，最為精少。知性散文必須以文學的語言來

年 05 月)。

²⁵ 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台北：聯合文學，1990 年 12 月）。

²⁶ 鄭恆雄：〈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敘述結構與史詩筆法〉（上/下）（《聯合文學》，172 期，1999 年 02 月），頁 150-152。

²⁷ 曾麗玲：〈《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與「尤利西斯」的歷史想像與書寫〉（《中外文學》，308 期，1998 年 01 月），頁 156-183。

²⁸ 劉紀蕙：〈時間龍與後現代暴力書寫的問題〉，《孤兒·女神·負面書寫》（台北：立緒，2000 年）。

²⁹ 鄭恆雄：〈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神話符號系統〉（《中外文學》，308 期，1998 年 01 月），頁 121-155。

³⁰ 林耀德：《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 年）；《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 年 06 月）；《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 02 月）。

處理，以專門性學科中的概念及語文為素材，以求具象的表現。³¹評論林耀德的散文著述略現單薄，如痙弦：〈在城市裡成長——林耀德散文作品印象〉，著重探討在林耀德所欲呈現的新都市文學，解析都市精神。³²以及林耀德的後現代部分，涉及二個範疇：一是回溯修正的，多半來自批評家的賦予；二是自覺自發的，來自作家本身創作的顯示。林耀德企圖爬梳整理現代散文，善用散文語言型態結構，以進行重塑文學理論和史的工作。或如鄭明嫻：〈林耀德散文論〉，側重論述林耀德「都市文學」創作的背景及思想探討。³³

綜觀前人的研究論述，在探索林耀德其人的範疇，可歸結出數個方向：著墨頗多的是其擺盪在現代與後現代的糾結，從林耀德獨特的後現代觀念來談他對文學史的書寫，以林耀德所引起的爭議，來論述八〇年代甚至九〇年代初期台灣整體文化場域充斥的不安與衝突；或拓展都市空間，談林耀德透過文學來探索後工業文明對人們心理的影響以及人類在浩瀚宇宙的座標定位；以及林耀德「都市文學」所表現出來的解構式創作手法，無論對文學自身還是社會現況，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質疑與反叛。評論林耀德對「二元對立模式」觀點的質疑並進行顛覆，林耀德的質疑國家神話、質疑媒體所中介的資訊內容、質疑因襲苟且的文類模式，甚至林耀德意圖顛覆語言本身。³⁴

林耀德曾提及：

曾被視為「詩餘」或者「非詩也非小說的殘餘物」的散文，在當代華語文學的地位和其質量似乎無法平衡，難以和小說等等備受矚目的文類相提並論；另一方面，是不是又間接透露了散文在創作上還有許多開拓的空間、在研究上也仍然存在著極待開闢的視野？³⁵

他認為，小說和現代詩可以說是托「組織」之幸，能夠讓專業讀者意識到某種新集團或新流派的湧現。而散文表面上是成了邊緣性文類，但我們卻不可

³¹ 鄭明嫻：〈林耀德散文論〉，《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大安，1988年）。

³² 痙弦：〈在城市裡成長——林耀德散文作品印象〉，《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1987年06月）。

³³ 鄭明嫻：〈林耀德散文論〉，《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大安，1988年）。

³⁴ 林耀德：〈八〇年代台灣都市文學〉，《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年06月）。

³⁵ 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第11卷第12期，1995年10月），頁148-157。

忽略散文家本身以創作或評論提出的「隱性宣言」。在林耀德的散文中，所強烈透露的現代性與都市性，架構性與解構性，兼容與包容的無限彈性空間，在在都是極為顯性的宣言。林耀德亟欲架構的「破文類」思考，打破各文類的固有界域，互相借取彼此之長以補原來之短。

「小說的虛構、詩的跳躍、戲劇的張力無不可以滲入散文創作思維，使得散文的文類框線和刻板印象得以解除魔咒。」³⁶因此，在研究林耀德散文作品時，並不能忽略此一層面。

上述研究從多樣角度詮釋，也提出許多探索作家文學樣貌的方法及意義，可做為深入剖析林耀德文學之先驅。然而在評論林耀德作品或理論的部分，仍有爭議及分歧。例如林耀德的散文作品尚無略具整體性的探討，都市文學觀的再釐清，新文學史觀的再建構，均尚有可待填補的空間。而這也是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第二節 林耀德的散文研究之缺席

對林耀德這樣一個具代表性的作家而言，相較於豐碩的後人對其創作的評論版圖，有關林耀德散文的深度探索，則更待有較寬廣的空間。林耀德曾自言：散文的創作是他自己本身最喜歡的一種文學形式。³⁷在林耀德著作等身的作品中，其散文的全部產量，僅只三冊。以一個年輕、多產量且成就豐碩的新銳作家而言，其散文作品的產量無異是屬精簡瑰要。但各家詮釋觀點不一，本文寫作的首要目的即是釐清林耀德的「破文類」散文觀。如何打破各文類的固有界域以截長補短，使得散文的框界得以再延長，並解除散文給人固有的印象，這一直是林耀德散文所欲祕宣的意涵，也是他對散文作品的重大期許。誠如本

³⁶ 同上。

³⁷ 林耀德於《鋼鐵蝴蝶》的跋中所言：「即使被溢美為『多面手』，其實我自己最鍾情的文類還是散文」。參見林耀德：〈城市·迷宮·沉默〉，《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頁290。

文前面所言，林耀德認為，「散文家本身以創作或評論提出的『隱性宣言』，才是真正值得重視的。」³⁸所謂的散文家「隱性宣言」，外在沒有結社團體以供支持、宣揚，甚至作者本身無咄咄的明確宣示，只是以自己的創作經驗形式來表白，但深究其義，卻可發現其仍具有現代性及獨創性。以林耀德自己的作品為例：「在情緒上我還是排斥著分類，幾乎是過敏性的」。³⁹顯示出其在打破文類的分隔方面的意圖。

在受到解構的影響下，林耀德為後現代文學找尋新方向，他的作品無異是較為明顯且較具反省意識的作品。而為了讓論述更具說服力而不流於牽強，則對於林耀德思想所可能接觸的層面作一探討是必要的。林耀德的散文擺脫了往昔純粹以時間為脈絡的寫法，而是交錯流動著時間與空間、幻想與現實，在時空上得以無限延展，甚至上溯到五億年前的太古紀元。選取題材、修辭技巧、思想觀念亦極其創新，作品可塑性極大，可以兼容其他文學形式要素、技巧、策略。既有小說的虛構，又具詩的跳躍特質，亦呈現無比的戲劇張力，這正是本論文所要進一步探求的林耀德破文類散文觀。

論文將進一步以林耀德的散文及文學評論來建構其散文理論。其特殊的「都市文學符徵」的再詮釋，橫跨現代與後現代，也橫跨工業文明至後工業文明。在他的都市散文中，具體的反映了都市中視而不見的異化現象。這裡所稱的異化現象，等於是對都會生活形態的某種探索。⁴⁰林耀德熱中描繪現代化的都市和後工業文明，對人類群體生活環境的深厚關切及不安與危機感，生命價值的剖析，均有精深的探究。他並不狹窄地把都市認定是特定的地區或人工建築，而是從人類文明發展演化的角度，把它視為和田園、鄉村一樣，是人類改造地球不同程度的現象。⁴¹

林耀德的後現代創作技巧，當代與歷史的拼貼，挑戰顛覆傳統，挑戰既有文化霸權的企圖；他的犀利批判、評論，毫不留餘地。誠如林耀德自謂：

³⁸ 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12 期，1995 年 10 月），頁 148-157。

³⁹ 參見：林耀德：〈都市中的詩人〉，《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 年），頁 153。

⁴⁰ 鄭明娟：〈當代散文中的兩種「怪誕」〉，《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 年 11 月），頁 169。

⁴¹ 參見：林耀德：〈都市中的詩人〉，《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 年），頁 153。

從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開始，筆者即對「都市文學」的觀念與創作實踐產生濃厚興趣，直到一九八九年黃凡與筆者共同提出「『都市文學』已躍居八〇年代台灣文學的主流，並將在九〇年代持續其充滿宏偉感的霸業」的看法，我們已經為台灣近十年文學變遷的歷程，提供了一套參考坐標。

42

「主流」、「霸業」是否屬實仍有待釐清，但是林耀德認為「都市文學」並非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潮」的對立面，也並非任何「流派」所包裝的意識形態魔術。只要是仰賴現代印刷術與銷售策略而成名的過程，不論抱持何種意識形態，都是一種都市化的社會實踐。

此等宏觀抱負，亟欲確立當代文學中的都市精神理想，其對都會生活形態的探索，逃避與追索反覆迴繞的課題，他的終極關切——人類面對宇宙生命所產生的情緒迷惑和知性的探索，都是值得研究者再探討的。林耀德對「都市」和「空間」的概念，透露出「都市」是一種精神產物而不是一個物理的地點，而「空間」則是人類活動的基地。都市與人互為主體、互相投射、互為正文，是現代人身陷其中的一座「迷宮」，一個「精神漩渦」。林耀德提出了對於田園懷舊主義的批判，也呈現對異化世代的深層探索。面對這樣的文壇「異端」，才氣縱橫，精力充沛，兼具獨特性、開拓性和前瞻性，值得研究者再進一步探索，為林耀德的新世代文學論作更進一步的詮釋。

無可諱言的，台灣散文的研究成績的確是晚熟，且遠遠晚於小說及詩的成長。八〇年代中期鄭明娟一系列有關散文研究論述陸續出版，台灣散文的成熟始有加溫的趨勢。⁴³有一個觀點是必須注意的，通俗散文作品誠然是市場上的主流，社會風尚的反映；但文本的藝術成就，與文本在文學發展上的創造性思維，更是研究者所須重視的。這種作品本質架構上的著眼點，應是比量化的消費盛況更來得有力。而本論文研究林耀德的散文，即是希望以此觀點著手。林耀德的散文內容，除了都市化思考，後工業現象觀察之外，時空更是無限延伸，

⁴² 林耀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年06月），頁189-200。

⁴³ 鄭明娟在八〇年代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散文的理論專著，可為散文研究者參考。《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大安，1986初版）。《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1987初版）。《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1989初版）。《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1992初版）。

包括宇宙星球、神話圖騰、太古洪荒、甚至人類集體潛意識。他的創造性思維之龐大繁複，無非都是為其都市文學理念的建構，確立當代文學中的都市精神理想，塑造出以都市為主體的橫跨文類的新文學觀。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前面所言，林耀德的後現代計畫是「過渡性的思潮」，為其後期轉折鋪路，在解構的同時又進行新的架構，使文學史重建，以銜接台灣八〇年代他自己所提倡的「新世代」與都市文學。於是林耀德的大量作品橫跨各文類，散文、詩、小說、評論、訪談、劇本等無一遺漏。林耀德在《迷宮零件》的自序中寫道：

每當有人問起我有關文學理念的問題時，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心中有沒有所謂文學典範的存在。⁴⁴

林耀德有計畫性的訪談文壇大老，包括余光中、白萩、林亨泰、葉維廉、楊牧、鄭愁予等。⁴⁵以余光中為例，林耀德指出，余光中六〇年代〈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很明白喻示應該脫離過去歷史的負擔。余光中其實是以現代詩的修辭技法與暗喻象徵的設想來其之以「現代散文」，以「現代散文」的概念來進行文體革命的企圖昭然若揭。林耀德認為，余光中在八〇年代的創作，散文和詩的比重已不分上下，藝術成就令人刮目相看。余光中將詩藝的特質過渡至散文的構成當中，並且在回應林耀德訪問時指出，「詩文應等量齊觀」，散文並不是「實用的流水帳」。⁴⁶一般大眾認為詩人寫散文會比較快成名，但余光中不能認同。因為詩人寫散文不是趨於流俗，而是另一種文體的創作。所以「雙目合視乃得」，詩和散文即是余光中的雙目，缺一不可。可知林耀德以大老為基，企圖提振散文，解構文學史上以詩、小說為主的觀念是十分明顯的，這也是本論文的探討重點。

此外，林耀德以何種書寫運作，來做為鬆解台灣文壇三大詩派掌控體制的

⁴⁴ 林耀德：《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

⁴⁵ 林耀德曾有計畫性地訪談當代以詩作聞名的文壇大老們，如余光中、白萩、林亨泰、葉維廉、楊牧、鄭愁予等，以求呈現詩人在八〇年代末期的視角與觀點，透過直接的言談，企圖在辯證中揭示文學史的一個角落。這些對話被林耀德集結成冊，即林耀德，《觀念對話》一書。（台北：漢光，1989年08月）。

⁴⁶ 林耀德：《觀念對話》（台北：漢光，1989年08月），頁53-54。

策略，架構他自己外續法國現代派的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韓鮑(Authur Rimbaud)，上溯三〇年代新感覺派施蛰存，承接六〇年代現代派紀弦、林亨泰，終接以八〇林耀德本身所提倡之都市文學，策略性地將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摒除在外，得以重新架構一系之現代文學史。如何以跨文類式散文，運用後現代技巧，以建立起現代的轉折歷程，來建構他的都市文學史觀；本論文亦企圖重構林耀德此項論點，也為林耀德的新世代文學論在文學史中找尋更合理適切的定位。

第三節 論文的建構：以林耀德的散文為基礎

林耀德短暫的三十四年人生裡，文學創作包括三本散文、七本詩集、四本短篇小說集、四本長篇小說、七本評論集、一本訪談錄、劇本、漫畫其他等亦有六冊，主編選集多達十五冊；佚文選集亦有五冊，作品產量相當豐富驚人，且範疇涵蓋之廣亦令人十分咋舌。

本文研究範圍以《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06月)、《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02月)三冊散文文本為主體，並以林耀德著作之評論集及其他作品為輔，以期對林耀德散文作品做更深入的研討。林耀德橫跨各式文類的散文觀，當然更須以其小說、詩集的思想內涵精髓來加以輔證，以求有更完整脈絡可供架構。

林耀德散見各報章雜誌之單篇著述，幸而有學者鄭明嫻、楊宗翰將之集結成冊，編纂成《林耀德佚文選》五冊，而這亦是本論文研究範疇。佚文選填補了林耀德末期作品在資料上的空白，實是一大助益。此外，其他學者對林耀德的相關評論，相關書籍、期刊學術論文、相關都市文學著述、相關的現代性散文論著，亦一一列入本文研究參左範圍。

蛻變期中的台灣八〇年代文學，除了舊有文壇勢力，尚有西方新文學理論及新書寫技巧蓬勃盛起；如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後設技巧、多元書寫等。當代新銳作家林耀德，適逢此多變的風潮盛會，以其異稟天賦，期許自己能扮演既要瓦解舊有文壇勢力，又要提倡新的文學觀念的砥柱腳色，企圖重構台灣嶄新的文學史觀。本文由林耀德的散文文本著手，由此為起始點來進行分析，針對其特有寫作風格技巧評述，剖析林耀德散文中後現代技巧的呈現意涵。進而以整個社會環境背景因素來進行書寫，釐清林耀德散文在當代的定位，以做為線的連貫。最後將從台灣文學史觀的全面角度，審視林耀德所提倡的都市文學，以期重構林耀德亟欲建立的新文學史觀。

本文先界定了研究動機及目的，以及研究的範疇和方法說明。並概述前人之研究成果，以說明尚待釐清及架構的研究所在。針對林耀德個人著作之研究整理，可發現對其散文創作評論的研究略現單薄，對於一直被學者認為邊緣化的散文研究，由此概述更能感受，並突顯散文研究之重要。

為了能更切掌握林耀德散文文本精神意涵，首先將針對林耀德之時代背景環境做分析。透過時代背景的脈絡，我們可以了解，八〇年代社會的急遽變革，外來意識形態的衝擊，西方文學理論的引進，新世代作家的觀念認同，對於文學新理論的形成有著極重大的意義。社會環境的變異，資訊革命的誕生，廿世紀末商業情報系統的快速衍生，以及企業邁向超級組織的發展，對於文學思潮的影響，林耀德涉及或提出的現代性議題，散文版圖如何的擘畫，都是探索的重點所在。把林耀德的散文，放在後現代的台灣文學歷史發展脈絡中，從史的觀點來看台灣後現代的發展現象，以及林耀德提倡的理論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及意義。八〇年代台灣這樣的學術環境，林耀德與新理論及歷史社會的互動面向，林耀德對生存情境的探索，其結果和影響如何，都是本章所要探求及呈現的。

接著要探討的還有林耀德的都市文學理論。如前所言，充滿了都市化思考和後工業現象觀察思維的林耀德散文，著重的是形而上的層次，而非表面都市現象。他不是刻寫生活瑣事，或抒發一己之感懷，而是訴諸知性和高度幻想，學識理性思維。壓抑感傷、減少抒情，保持抽離的敘述態度，產生了新的文學風格。以人的自覺和都市化的思考，去前瞻和關切未來。全新的自我實踐體驗，得以重建世界的現象和歷史。如此突破和創新，得以給生長在都市的現代人新

的啟發，提供新的思索方向。

再以林耀德三冊散文作品為主軸，進行文本的分析。在《一座城市的身世》中，林耀德可說是盡可能的羅列了都市中的各類事件、現象，呈現都市新風貌。而首要著重的，便是林耀德屢屢強調的，「都市文學」這個觀念並不是建立在「城鄉二元化」的對立思考上。到了《迷宮零件》時，林耀德便有系統的將深層都市的心靈一一的挖掘了出來，現代人文明化、都市化以後的思考方式、行為模式，以及各式各樣的生活情態等。林耀德說《迷宮零件》是小說、是詩或者散文，也就是另一座迷宮。導遊的作者隱身其中，成了零件的一部分。而林耀德過世後才出版的《鋼鐵蝴蝶》，內容則全是在他生前即自行編選、確定；除了《迷宮零件》外，林耀德蒐集了自一九八二年以來，他自認為比較有趣的散文作品，加上重編《一座城市的身世》一書匯集而成的。

論述的重點也側重在於林耀德獨特的散文觀點；他主張橫跨各領域的散文創作，突破抒情美文的陳觀，打破各文類的固有界域，這樣的質疑與顛覆，更是本章節關注的焦點所在。林耀德如何以小說的虛構、詩的跳躍、戲劇的張力滲入散文創作思維，打破散文的文類框線和刻板印象，由此文本的解析中當可詮釋出林耀德新散文理論的意涵。而他所擅長的後現代書寫技巧，解構技法、魔幻寫實創作、超現實的書寫或後設式的科幻書寫等，也將一併配合林耀德的散文文本作分析探討。林耀德在書寫上是否受到魔幻派大師卡爾維諾的啟發，本文舉佐了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來與林耀德散文為對照。⁴⁷

林耀德散文的思想主題及風格呈現，是第四章的研究重心。林耀德散文的思想多以呈現都市新風貌為主，時代意識十分敏銳。他的散文思想主題，如果以都市議題為中心，則他的三本散文集可分為都市精神內涵及外在表徵二方面，以及其他衍生而出的無範圍限制的知性散文題材。他的素材除了人生哲學、生活點滴，舉凡社會、政治、科學及科幻，都可信手拈來，觸及了包羅萬象的題材，不是以傳統的眼光去看待老舊題材，開發了新的想像空間。林耀德散文風格，除了呈現出都市心理層面的探索、都市精神的意涵延伸外，它是跨文類、新章法的，充滿了挑戰新題材的意味。他的知性散文冷靜而理性，幾乎完全抽

⁴⁷ 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11月初版)。

離式的敘述基調，洗鍊而精緻；刻意抑制的感傷，減少了抒情的成分，「要表現人類在『廣義都市』下的生活情感，表現現代人文明化、都市化以後的思考模式、行為模式；他的多元性、複雜性，以及多變性。」⁴⁸本章將針對林耀德三本散文集，論述他的散文創作的主题及風格，進一步論述林耀德散文的「新世代風格」。

在探索林耀德新文學史觀及散文史觀的建塑方面，本文提出，林耀德受後現代主義影響，提出斷裂的文學史觀，乃在於對既有文化霸權的挑戰。本文著重於探討林耀德所提出的策略及論述為何？林耀德呈現在散文創作中的「隱性宣言」為何？他如何重塑台灣文學史？此處將結合林耀德的散文書寫理論來討論，以求再詮釋與釐清他自謂的「都市文學符徵」。林耀德重新思考文學史的組織原則，也帶出了台灣現代文學史的新的面貌。

而林耀德自述晚期心態上的轉變，亦為此章節所要探討的。無可諱言的，林耀德提倡後現代不遺餘力，呈現在他各類的文學作品中，強悍冷峻、咄咄逼人的筆調是一貫作風。但在他過世前二年間，霸氣逐漸消弭，尖銳不再，文筆亦又呈現了現代主義的轉向，猶如新的蛻變。他的現代性轉折，似乎有別於早期魔幻寫實、宇宙星辰、後設虛構等，傾向現實的描繪。這正是我們值得注意的，是否林耀德以後現代做為訴求手段已達階段性目的，或個人境界的再晉升突破，亦是本章探討所在。因林耀德的大力提倡，進入九〇年代以後，新生代作家選擇了都市作為書寫的背景或素材，無論是都市人的生存情態、空間意識、情慾模式等等，都有相當的成果。所以此處也企圖重構他的都市文學精神理想，建構出林耀德以都市為主體的橫跨文類的新文學觀。

最後，在結論方面總整了本文研究心得，並冀望能藉由釐清林耀德散文的文學定位及意義，為林耀德的散文及其新世代文學論在文學史中找尋更合理適切的定位。

⁴⁸ 痲弦：〈在都市裡成長——林耀德散文作品印象〉，見林耀德：《一座城市的身世》序（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08月），頁14。